

新語

陸賈撰

潛夫論

王符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諸子百家叢書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77590

VF 6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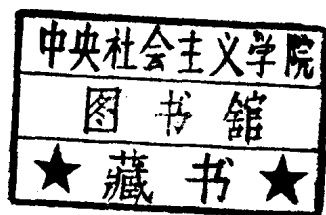
諸子百家叢書

新 潛
夫
語 論

王
符
撰

陸
賈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諸子百家叢書

新語

陸賈撰

潘夫論

王符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3.25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ISBN 7 -5325-0815-3

B·103 定價: 1.55 元

出版說明

先秦兩漢魏晉的「諸子百家」之書，是中華傳統學術思想的一個源頭，各家所表達的思想理論，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其中不少著作，又被公認是優秀的散文作品，千百年來傳誦不絕。鑒於讀者需求，我社先已選編出版了《老子》等二十種（十六冊），頗受歡迎。今特續選四十三種，即：一、《陰符經》，舊題黃帝撰，周呂望、范蠡、鬼谷子、漢張良、蜀諸葛亮、唐李筌六家注；二、《關尹子》，舊題周尹喜撰；三、《亢倉子》，舊題周庚桑楚撰，宋何粲注；四、《鶩子》，舊題周鸞熊撰，唐逢行珪注；五、《公孫龍子》，周公孫龍撰，宋謝希深注；六、《鬼谷子》，梁陶弘景注；七、《子華子》，舊題周程本撰；八、《尹文子》，周尹文撰，魏仲長統校定；九、《鶡冠子》，宋陸佃解；十、《穆天子傳》，晉郭璞注；十一、《十洲記》，舊題漢東方朔撰；十二、《列仙傳》，舊題漢劉向撰；十三、《抱朴子》，晉葛洪撰（以上均為明《正統道藏》本）；十四、《握奇經》，舊題風后撰，漢公孫弘解，晉馬隆述讚，宋高似孫注跋；十五、《尉繚子》，周尉繚撰；十六、《曾子全書》，宋汪晫編；十七、《子思子全書》，宋汪晫編；十八、《鹽鐵論》，漢桓寬撰，明張之象注；十九、《說苑》，漢劉向撰；二十、《獨斷》，漢蔡邕撰；二十一、《傳子》，晉傅玄撰；二十二、《神異經》，舊題漢東

方朔撰，晉張華注；二十三、《博物志》，舊題晉張華撰；二十四、《神仙傳》，晉葛洪撰（以上均為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十五、《六韜》，舊題周呂望撰；二十六、《司馬法》，舊題周司馬穰苴撰；二十七、《吳子》，周吳起撰（以上為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影宋寫本）；二十八、《鄧析子》，周鄧析撰（明刊本）；二十九、《慎子》，周慎到撰（江陰繆氏蕙香簪寫本）；三十、《孔子家語》，魏王肅注（明覆宋刊本）；三十一、《孔叢子》，舊題秦孔鮒撰（杭州葉氏藏明翻宋本）；三十二、《周髀算經》，舊題漢趙爽注，北周甄鸞重述，唐李淳風注釋（南陵徐氏積學齋藏明刊本）；三十三、《九章算術》，晉劉徽注，唐李淳風注釋（微波榭刊本）；三十四、《太玄經》，漢楊雄撰，晉范望注（明萬玉堂翻宋本）；三十五、《新語》，漢陸賈撰（明弘治刊本）；三十六、《新序》，漢劉向撰（明翻宋刊本）；三十七、《白虎通德論》，漢班固撰（江安傅氏雙鑒樓藏元刊本）；三十八、《風俗通義》，漢應劭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本）；三十九、《論衡》，漢王充撰（明通津草堂刊本）；四十、《潛夫論》，漢王符撰（述古堂影宋寫本）；四十一、《申鑒》，漢荀悅撰，明黃省曾注（明文始堂本）；四十二、《中論》，漢徐幹撰（江安傅氏雙鑒樓藏明刊本）；四十三、《人物志》，魏劉邵撰，北魏劉昉注（明刊本）。訂為十八冊，正文加上斷句，影印出版，以便選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六月

新

語

目 録

新刊新語序(錢福).....一

卷上

道基.....二

術事.....四

輔政.....五

無為.....六

辨惑.....七

慎微.....八

卷下

資質.....一

至德.....二

懷慮.....三

本行.....四

明誠.....五

思務.....六

都穆記.....八

新刊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九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卿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數而明可指也。然遷尚憂狹。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土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

於鄴。要建通策。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西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今篇見。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

新語卷上

漢中大夫陸賈撰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為第四 辨惑第五 慎微第六

道基第一

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蒲陽李君梓。是書見時。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宇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樞。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佐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滂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翬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

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書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關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直爲輻。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鍊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

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奔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驪騮騄驎。犀象瑤琨。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水葦簾。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廓密微附。遠寧近懷。束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付度天地。危而不傾。伏而不亂。若仁義之所治也。行之

於親近而疎遠悅脩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封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佐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無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強虛無窮莫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黜設光耳聽八極目觀四方忠進諛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按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威者驕奢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

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使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昭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強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殷梁傳曰仁者以治視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今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運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觀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知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

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或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新崑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遵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護。馬為御

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顯史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任用則忠亡。詩云。貳訛尔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一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克

以仁義為巢。鋒以高樓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歆。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讓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負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厥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大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榮榮之色。放鋒錐之聲。絕恬美之味。疎嗔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輒輕。以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

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慕。強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于聖王者誅。遇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僂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聚邪合黨。以四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為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君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謂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象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烈。

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魯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穢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閭。備庖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黜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宣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皆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眾。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猶直故不得容其。

間諂佞之相扶護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益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損君臣之禮濟濟備馬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

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儀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遽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辯於魯公之幕下散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邦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獄二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感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彊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閭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職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德於草廬之

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衛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樊齊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社席之上。而德義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覺其憂。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漏。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繇。絀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幾邪在位。政道隔於王。窮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

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田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九人所能為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為之也。故不知以為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九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忤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弄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

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施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足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来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寔莫而無隣寒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揀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辭砥礪純才雕琢文邪抑定孤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道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觀其仁湛然未悟父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機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

廢而不興器無變而不流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